



素瘦臨齋

摩海濟

孽海濤

第十三回

霹靂起晴天鐵甲無功終敗北
嗚咽悲末路英雄短氣竟歸西

雄短氣竟歸西

話說山東的大軍闕章昌宗雄心不死。自道革命軍無甚可懼。上海又有華國清守着。必不致在短時期內發生變故。因就翩然南下。拉開了袋口。預備裝些貨色回去。却不料革軍戰鬥力極強。奉魯軍的先遣司令郝宗揚在前線大敗而回。他也不管章昌宗忙着慶壽。竟趕去煞盡風景的報告了一個惡耗。猶虧章昌宗賦性狡滑。剎時間想出了開步走的妙計。就故意發此一問。這一問的作用。表面上自是要華國清馬軼羣等同他從長計議。其實內中存着一片奸詐。因爲他剛才聽郝宗

揚起來告了急。一時人急智生。就預備借着慶壽做題目。卽刻溜之大吉。算來也是他的狗運亨通。湊巧衆人都塞了機。獨讓他自出主張。自作裁斷的慢慢說道。怎麼啦。你們竟沒人能幫俺商量這一件芝麻般的小事嗎。虧得俺吃了幾十年的白米。自己尙有三分頭腦。不然真該倒霉咧。如今爽性讓你們停一會嘴。聽俺說吧。本來俺是決定要在上海辦的。上海辦起來比較可以添些熱鬧。而且山東那邊老頭兒的事情。又可不聞不問。省却許多麻煩。少化錢。是更不用說了。只奈今天早晨俺在房裏邊仔細思量了一番。終覺有兩層大關係不妥當。說到這裏。他的信口開河。忽告枯涸。不能不暫時停一停嘴。狠命吃住他那幾根腦神筋。火速製造些漫天大謊。出來接濟。隔了四五分鐘。居然被他羅雀掘鼠的搜出一段牛皮材料。連下去說道。第一層關係真是非

同小可。險些鬧成大事。你們實在太糊塗了。怎樣把老帥在天津的一條長牽鏈都忘了。你們不想俺若是隨隨便便的在上海做壽做福。對他沒有什麼交代。豈不要惹他動起野火。怪俺監軍不力嗎。那時他祇須扳起老臉。來一張字條子。咱就當不成什麼大帥小帥了。昨天小華和小馬的主意想來也。替俺擔這一些心。倒可算得上好眼力。章昌宗兩句話一讚。華國清的牙關開了。緊接着笑道。咱們處處多不肯叫大帥爲難。昨天正是忤着老帥的問題。但不知除此之外。尙有一層什麼大關係。章昌宗一壁再吩咐他的腦神筋。加足馬力製造謊話。一壁搭訕道。有啊。這一層你們便不想到了。可是他的出進越發重大。幸而俺無論辦什麼事情。或是爲公。或是爲私。都得打一套全副的算盤。才肯落手。小華你不相信嗎。華國清那裏會明白他是故意延宕。便拍手

笑道。俺自然也相信。但看大帥此刻這麼大的高官顯爵。苟非有不同凡人的靈巧焉能擔當。小將很望大帥快把那另一層關係說出來給咱們同輩長長智力。章昌宗被他一催。深恨他的腦神筋工作不力。謠言尙未造成。沒法可以快把這齣好戲草草終場。心上不禁暗自焦燥。差幸馬軼羣的談話本能已恢復了十分之九。驀地插言道。俺早知大帥作事從不拖泥帶水。遲速必有直截了當的決斷。現在大帥既決定了回濟南去上壽。咱們大家的意思可保必無岐異的了。究竟內中有怎等一層二層的關係。小華何必當做行軍打仗的國家大事看待。盤問個不休呢。換了別人。自己正當造謠言造尷尬的時候。旁邊有了馬軼羣這般的一位朋友拉攏。必將乘此收篷。見機而止。可是章昌宗却不然。他雖明知他所吹的牛皮快要破裂。尷尬的程度已達了極點。然

而他還是儘想賣弄一些小巧。死不肯受馬軼羣的情。依舊傲態溢於言表的說道。小馬何苦打斷人家的興致。他既存心要向俺請教請教。俺又很願意說出來讓他聽聽。你們也落得從旁學一些乖。說着便打了兩個哈哈。馬軼羣原是個知音人。聆其言笑。肚裏便有了九分明白。那敢再不識相。急轉口道。着啊。其實俺心中也何嘗不想捉住這一次的機會。打大帥的心上偷出一些乖巧來學學。方才祇爲小華催得太過分了。使俺有些害怕。怕大帥怪他無禮。反賭氣不往下說。豈不要累咱們多沒福。所以俺就着了慌。說幾句話驚醒小華一聲。現在僥倖不曾惹大帥生氣。那末真是再好沒有。咱們定當一起洗耳恭聽。請大帥慢慢說吧。馬軼羣這篇妙語一頓一楚的說來很慢。無形中替章昌宗留下一段充分的時間。給他暗暗造謠捏造。不待華國清再催他。

的腹稿已全部擬成。重振精神說道。這兒都可算是俺的心腹弟兄。大家不妨無所顧忌的談談。第一俺此次同了小華率軍南下的目標。想來你們也該知道。不爲咱們奉魯軍的飯碗轉念頭。誰高興替沈受方出力。白白的趕來和革命軍拚命。不過你們都不知道沈受方的爲人也極出尖。咱的主意此刻已爲他看破。他的野心真比以前的何敬春等大上幾百倍。像江蘇這樣的一塊肥肉。豈肯甘心被咱們奪去。加以他現在雖說剛吃敗仗回來。但是他手下的夥計。尙有八九萬人馬。論實力還夠同咱們廝併一場。因此俺沒有動身以前。在天津就受老帥的吩咐。輕易不可讓他生異心。意思正怕他生了異心。又來一齣秋操的好戲。使咱們背腹受敵。欲得反失。……章昌宗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又是華國清性急。聽得混天糊塗。摸不着一些頭腦。崛起問道。大帥

的話。固然是至理名言。句句着實。無奈小將們愚陋。不明白這許多軍國大計上的曲折。如何與大帥的榮慶有什麼關係呢。章昌宗給他劈頭發了一問。倒點醒了他原來的用意。自覺硬把廢話拉長是沒用的。便露齒笑道。今天小華發了幾次猴極。都是十分得當。俺絲毫不怪他。而且立刻能聽他的話。就此不再多講閒文。只說俺決定回濟南去做壽的原故。第一層是爲老師。早說過的了。第二層乃是爲的沈受方。你們想目下上海這地方。雖滿紮着咱們奉魯方的軍隊。可是表面上總該仍歸沈受方。那末俺當山東督辦的人。焉能在他地面上揚威耀勢呢。馬軼羣不待他再加什麼申說。就湊上去笑道。大帥的胸襟真好。說是能曲能伸。無愧爲羣英之首。果然這一層不能不替沈受方想想。否則也許竟可使他老羞成怒。鬧出不可開交的大文章來。咱們枉自在

大帥跟前當了好多年的差使。却沒一些頭腦。言下。又將雙拳連連在大膀上捶了幾下。算是自怨自恨的表示。趙甫庭本非他們奉魯軍的幹部中人。他的願望祇求章昌宗快走。免得受了他些微小惠。時常辦不清貼錢挨罵的差使。所以他也不管章昌宗宣布什麼大關係小關係。單聽他說出了「決定回濟南去」六個字。已是一萬分的贊同了。華國清越發求之不得的上勁。把一顆腦袋顛得像裝了彈簧似的。久久不止。正同周禮恭的心跳。胡廷標的怒火。奏着節譜一樣的高調。惟有許老貴站在廊下。冷眼看清楚了章昌宗的狀態。心上暗暗納罕。默忖自己隨了他幾十年之久。從不曾見他說正經話說得如此頭頭是道。一洗平時的粗暴之氣。其中必有緣故。可是他心上儘是這般忖着。却不敢插嘴發問。祇得忍了一肚子的疑團。仍在外面束手候着。不料

廳上突然起了一聲大喝。章昌宗驀地喚到了他。使他沒有再事猜想的功夫。慌忙趕進去垂手聽令。但見章昌宗回頭先去吩咐那位秘書。先生道。着你趕快擬個電報。打給南京留守處。叫他們准於今晚派一個人渡江去知照津浦鐵路替俺備一輛專車升火待發。那秘書唯唯奉命。自去擬發電報。章昌宗更緊緊的催了他幾聲。才轉過臉來望許老貴說道。俺的壽辰快到。既經決定了回濟南去辦。那末事不宜遲。俺打算今晚就要啓程北上。這兒讓小華留守。你且出去撥定一班當差的隨他調遣。你自己仍得和小馬等跟着俺回去。現在大約已有什麼時候。許老貴聽他說走便走。好不奇怪。但也不敢阻攔。看了看手錶答道。現在是五點三十分。大帥准備什麼時候動身。章昌宗道。什麼時候。虧你還來問俺。老實告訴你。明天一早俺必須趕到濟南。不許你再多。

耽擱。快去幫裏頭的人收拾好東西。最遲八點鐘。咱們就得上火車站去。許老貴不由老大着急。馬上提起雙腳打鼓似的奔進內室去了。其時馬軼羣華國清周禮恭等一千人。無論贊成不贊成他回濟南的。個個都覺他這一走未免匆促過分。沒人摸得着他的頭腦。章昌宗却已心思打定。不耐煩更說半句閒話。接着便向周禮恭笑道。小周新當鐵路局長。今天的差使應該由你出一些力了。不管有車沒車。限你在八點鐘以前。務必代俺調好一輛專車。好在咱們鐵甲車隊也有車頭。祇須弄一節花車就行啦。周禮恭心上雖想來一個一紳商煩演挽留三天。一可是沒有膽量說出口。到底只得一諾無辭的趕回鐵路局去。依命調車。周禮恭既去。章昌宗便抬身離座。移步走入內室。丟下華國清馬軼羣等四五個人在大廳上。各自轉各的念頭。大約可分三派。第一

派是馬軼羣和趙甫庭。他們兩人都存着貪圖安逸的主見。惟望章昌宗早回濟南一刻好一刻。第二派是胡廷標和王副官長。他們難得有機會到了這江南錦繡之鄉。玩也沒有玩夠。撈錢也不會撈過。如今章昌宗不顧他們的苦處。突然撒手北歸。又要叫他們一同開拔。肚裏正好着惱。那第三派是華國清一個人。這時候他的心思可真複雜了。原來他當章昌宗沒有風催火趕般的決定動身以前。確是也和馬軼羣趙甫庭兩人抱着一樣的私見。力主把做壽的地點改在濟南。免得章昌宗天天像老鷹抓小鷄似的覷定了自己不肯放鬆。可是這念頭維持到周禮恭走出行轅就起了變化。因爲他仔細又把章昌宗今天的舉動一想。深深的感到許多詫異。並根本不信他要立刻起程回魯的緣故。是爲了做壽。更一轉念間。便覺方才郝宗揚所報告的戰況。無論

如何。對於他們奉魯軍方面。必有三分不利。想來革命軍煞是厲害。莫怪他上了些年紀不中用。即使自己和章昌宗親身挺上去也不見得能把穩可以反敗爲勝。所以章昌宗嘴硬骨頭酥。馬上要借着做壽當題目實行脚底揩油了。華國清想到這一點。背脊裏不禁冷了半截。慌忙上緊考慮。要想一條自全之路出來補救。別人的舉動言語那裏還有注意的功夫。倒像參禪似的一直呆坐到周禮恭將專車的事情辦好了回來。銷差才把他驚覺。不過那時候已有七點半鐘模樣。許老貴早把幾十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裝妥當。靜候出發了。章昌宗和九姨太太也已走出大廳。行色忽忽的都露出着慌之態。使華國清在旁瞧了。越瞧越覺危險。再不能顧章昌宗動怒。搶上前低聲問道。大帥怎麼忘記了。明天一早咱們尙須同到前線去走一遭咧。俺怕聽老郝一個人

去支持真要弄出不可了的事來。章昌宗也何嘗不防他有這一着棋子。胸中已有成竹。當下祇是笑嘻嘻的答道。怕什麼不了。那些廣東小孩子除了何敬春有誰怕過他們。你在俺手下又是第一等的上將。奈道還敵他們不住嗎。況且俺今天一去。至多隔六七天功夫就得重回上海。你儘安心好了。華國清聽了。正待加緊追問。馬軼羣又插嘴道。俺真奇怪。小華打幾時起是這般胆小。大帥已能信得過你一個人足夠支持。你倒臨場瘟起來了。說得章昌宗和九姨太等一齊哈哈大笑。勉強把他們的倉皇之態掩住。華國清看情形確已不能絆住他們的腿了。沒奈何硬着頭皮。暫時放棄了要走向走的主張。退一步哀求道。既是大帥決定要今晚動身。俺也不敢強阻。祇有一件事情好歹終得請大帥依我。章昌宗惟恐他開口就是軍餉。不能打發。忙使巧問道。你先

說有什麼事情。待俺看可依不可依。華國清再難按捺。顯出一股窮兇極惡的嘴臉。說道：俺請大帥把鐵甲車隊留下。不然俺祇有同你們一起回濟南去。這事情關係咱們第八軍全部的性命。非請大帥應允不可。且說且伸手過去牢牢的把胡延標的手臂拉住。大有生死與共之態。倒叫章昌宗束手無策。不能不點頭允諾。華國清這才安下半顆心。隨章昌宗等一行十幾個人到了火車站。親眼將那四五輛鐵甲砲車檢點明白。然後送章昌宗等上了專車。可笑馬軼羣這時一心記掛着他的嬌妻美妾。恨不能兩三分鐘飛到了濟南。那裏還記得鐵甲車隊南下之初。金老四諄諄叮嚀的一番話。他耳朵裏明明聽見華國清的硬求強索。眼睛裏也明明瞧見那幾輛堅固無比的鐵甲砲車和許多雄糾糾氣昂昂的白俄健兒。但是他絕不發一言。出一語去點醒章昌

宗。因爲他自己都想不起了。倒是胡廷標忽然變卦。料知華國清留下他來的用意。決非共同享福。竟是拉人伴死。慌忙大跳特跳的向章昌宗說道。不行啦。這兒有了他還把俺留下幹什麼。况加近來津浦路上。在濟南蚌埠之間。土匪多得不可開交。大帥回去路上豈可沒有咱們鐵甲車隊保護。他這幾句話的效力真不小。章昌宗立刻換轉成見。假裝赤心露膽的神氣。拉華國清進臥車去。低聲說道。你是咱的患難弟兄。如今俺雖獨自先走。却也必不肯讓你一人爲難。鐵甲車隊說穿了。祇不過是賣弄威風的空架子。真要用來上陣是假的。然而咱們化在他們身上的錢。却真不少。丟了着實可惜。這兒的事情。要如有什麼變化。好在俺那所房子就在租界裏邊。你住上一年半載。也不致發生危險。將來祇須你一人平平安安的回了山東。別的咱都不問。仍可幫你。

成一隊隊伍。青島的地方也仍可歸你去駐紮。這幾天你且好歹受些委曲吧。章昌宗的甜言蜜語。果然說得娓娓動聽。華國清的腦筋便又糊塗了。滿心當他真是說的心腹話。絲毫都不曾疑到他笑裏藏刀。老早已起了殺意。當下竟很順服的又放棄了他。第二步要留住鐵甲車隊的主張。讓胡廷標會同周禮恭去吩咐那四五輛鐵甲車生火候令。待到火車站的大鐘打過八記。章昌宗的專車以及幾輛威鎮八方的鐵甲砲車才勾掛定當。放出嗚嗚的汽笛準備上道了。焉知天心厭亂。冥冥中已注定要叫章昌宗失却一部份作惡施兇的利器。忽然有兩輛鐵甲車的制動機出了毛病。幾個白俄兵弄得竭汗滿身。還是像生了根般的轉動他不得。章昌宗懷着鬼胎。怎敢遲延。便令胡廷標重招華國清上車。說是有話吩咐。華國清一上車。他就佯爲體貼。允許他把